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識餘目錄

卷一

文考

久久書正文

一是居士傳

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

文丞相贊并序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大義畧敘

張紫微原芝

周夢與釋語

劉觀堂請赦書

楚齊僧冊

解禪偈

紫巖二銘

三忠堂記

獻陵疏文

思陵近誤

紹興嘉泰二詞

昇定建府

彭輅告詞

刊進書載亥卷首

殷文閣

字考

再齋字說

物考

鳳凰弓

冰清古琴

卷二

詩考

制置李公華

丞相李公庭芝

察使姜公才

都統王公

隨駕內嬪某氏

秋歌

春詞

勵志二首

其二

追獎并序

續洗兵馬

弔揚州瓊花并序

丞相陳公

哀劉將軍并序 八月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并序

王義豐詩

劉改之詩詞

稼軒論詞

鄭廣文武詩

宣和御畫

何處難忘酒

大小寒

金陵無名詩

李白竹枝詞

王荆公

味諫軒

淮陰廟

范碑詩跋

武夷先生

八陣圖詩

慶元公議

卷三

事考

藝祖禁讖書

壽星通犀帶

看命司

陽山舒城

袁孚論事

琵琶亭術者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龍渡橋

魯公拜後

萬歲山瑞禽

殿中鸞

成都貢院

愛莫助之圖

五字定制

后謚因革

郊廟之誅

宗廟舊諱

淳熙南衙

魚袋

服章入衙

尚書之名

五齊三酒

百官轉對

北使借官

給舍論駁

作邑之制

樞密稱呼

打子

金銀牌

指南記里鼓車

國忌設齋

金版

鎖小殿子

國初宮禁

說臆

說古

徐鉉入聘

張元吳昊

富翁五賊

機心不自覺

天子門生

一言悟主

宸奎堅忍字

鐵券故事

優伶詼語

太歲方位

憲聖護醫

蟻蝶圖

秦檜死報

五廬溪送胡忠簡

追冊后

紹興儲議

說今

說經

丹稜巽巖

醫說

蠲毒園

王涇庸醫

說異

李順吳暖名識

隆興按鞠

黥鬼醞夢

蘇衢人妖

日官失職

特牧相衛

裕陵聖瑞

乾坤鑑法

泗州塔院

黃潛善

識餘卷一

惠康野叟輯

文考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槩畧同。不足恠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諱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劑。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復觀。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輯。以入新

書與。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為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即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為孟堅之誤。外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

漢子書見于七畧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鈞盾兄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曹羽二篇。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記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

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畧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為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畧。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為即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揚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畧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首。今讀其書。為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沴勝生克之譚。尤眾。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為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為董氏信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于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于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

義有非宋咸輩所辨者。且其所叙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于隋而復出于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厥中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鄒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兵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于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此。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瞻。修真養志。約周易為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牋注。桓帝時以授馮子叔通。回行于世。隋唐書皆不載。考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下月。今有日月為易之文。

古書也。余按漢至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奧。即東京諸子難之，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即驟出于今，吾豈以為偽哉。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為縣吏，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于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曄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請詩細而欲息，以為長於論衡。邑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為中郎所賞，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會稽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忤者所及。然論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侯為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馮氏意林乃有傳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尚載諸選。此書當唐馮氏世，必首末俱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復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麗。嘗鑿一齒，金鼎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考卷

同蓋宋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彙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文至百餘安能遠哉。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崛。過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槩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為古文。蕭李文尚平典。元獨矯峻艱澁。近于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畸于子。以山名。琦于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驍兵。殊失輕重。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不惟於誇靡當。豈移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唐又有劉崇遠者。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茂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警說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警說幾亞郁離。燕書大過凝道。皆婺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為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

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為小說而非道家尚真疑哉。

楊用修云。鬻子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為偽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鬻子之缺。因錄此。余考誼大政篇所引。尚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

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為一編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瓊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客齊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藝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撓入二類者。至于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畧淺狃。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僅十卷。每用為疑。近闕一雜說。記唐人綴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贈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寥耳。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惚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

絕唱也。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也。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所不採。撮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珠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畧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寺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

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歷朝諸史志藝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畧。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衿。紀例編摩。故應遂密。第遺書絕寡。考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辨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為疎畧。新書間增所缺。頗自精詳。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序次之表志之流。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且人靡博極業。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歷朝墳籍富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按向歆七畧。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觀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添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讐。至

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舉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為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畧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浸微，浸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為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亮、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為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

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章述余飲毋照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毋照又畧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為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王紀尺簡無存昭宗即位志弘文雅收合餘燼尚二萬餘遷都洛陽遂靡子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臨通考不載節錄於此

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秦殆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拓纂亡教篇卷僅而復存劉歆七畧在漢藝文志者裁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至晉總括羣書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子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朓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秘閣書籍燬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

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裁盈萬卷。平濟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秘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按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梁當從此為正。通考於諸史藝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末少傳。臨所未覩也。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

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
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寶爾
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
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
多不存因以為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
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
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化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
崇文而新集兼之至于紀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校梁頗為簡
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畧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重複止得三
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為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
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
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為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
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
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議其後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者。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唐弘文館二十萬。開元中一十二萬。唐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東王所收七萬。宋謝康樂所校六萬。蘇紳先生惟葉少蘊稱十萬餘。則皆實錄矣。

阮氏古今書最記漢藝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僅四十四家存。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餘家。然鷓冠子等。後世偽撰雜其中。不下十餘。則所存之數。政與阮合。蓋漢以前書盡喪于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家亡。而不著存數。按范志無藝文一類。蓋謝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家。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世近大槩存也。

世共傳劉氏七畧。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荀勗任殷四部外。諸史藝文所載。又有晉義熙己未新集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永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八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香厨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唐虞書四錄二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開元四庫

書目四十卷。唐秘閣書目四卷。偽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崇文總目十六卷。秘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二卷。太學書目一卷。據此則前代目錄甚多。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王任阮諸錄尚存全數。自餘多寡。槩不可得詳矣。

齊東生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牛弘疏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據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勝。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至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予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藏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郭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與。皆號藏書之富。卽鄆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錫三萬

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豫章漫抄云。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寶。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邈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為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羣集有精美者矣。按此及端臨通考序。則元世亦嘗屢有求書之詔。第一代典籍。邈然無聞。何也。予淵謂越中視江右差善。蓋子淵於越中。未嘗久寓。且世變陵谷。或當時頗異於今故耳。若精美則今猶最吳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攜至。則都下昔固多書矣。

劉歆七畧。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一曰方技。而首之輯畧。以總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畧耳。班固藝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數三萬三千九十卷。固節其猥冗。僅得十之三四。大槩新莽之亂。焚軼之餘。故也。然七畧原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世所傳列禦寇戰國策。皆向題辭。徐可概見。因以論奏之言。附載各書之下。若馬氏通考之類。以故

篇帙頗繁。惜今漫無所考。詳其義例。六藝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四畧。皆子也。詩賦一畧。則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馬氏書。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前六志。咸本劉氏六畧。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卷首。蓋亦輯畧之意。按經不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故向儉。余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填委。故無暇此。浮刺其名耳。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子兵書。為子兵。陰陽術藝。為技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并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目。載於文獻通考。其類例。悉不能詳。即通考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自端臨也。惟邯鄲之李。莆田之鄭。二家類例。大畧可考。并識下方。李淑獻臣邯鄲圖書志。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十卷。號圖書十

志按李氏類例於四部之外更列四目亦阮氏外篇之意然書畫一類分為二門有道書而無釋典不可曉也

鄭漁仲藝文畧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種二禮類七七家五十四種三樂類十一種四小學十二種五史類十三家九十種六諸子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共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按鄭之析類頗極苦心第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為得體今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為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考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樂十讖緯十一儀注十二小學史十三類一王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譜錄十二史鈔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從橫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歷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書十六醫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三歌集四總集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為也。三墳之文淺陋。非晚唐宋人莫能為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大可笑。諸家以陰符李筌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况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候等書。元倉鶡冠等子。總為偽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於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然文字殊古。且未嘗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着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日昃之近。有蔽不自知者。鄭漁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論已過。不已則訾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謂其胸中全無倫次。不當取揚雄太玄法言樂歲三書。總列儒家。余考固藝文志。雄之前劉向六十篇。則七畧舊目也。下注新序世說說苑列女傳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尚可僥入七畧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類也。世說列女史類也。必嘗其失。當歸於散。固何與焉。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經解昉自毛萇。馬融鄭玄浸盛。至梁武三禮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

矣。世史昉自尚書。司馬班固浸盛。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矣。寶錄昉自周穆。晉魏浸盛。至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自世本。梁唐浸盛。至王僧孺十
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等五百五十五
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卷極矣。字
法昉自四體。周越袁昂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
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煬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摯虞。孔逵虞綽
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
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
卷而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刊補洞真部六百二
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
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
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今藏不應高仍舊數。
蓋其間或有所裒益也。然以西天經目較之才千百之一耳。第隋志六千餘卷。今反

數減於前。足徵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禪說勝而經典稍左次矣。

古今書籍盛衰絕不侔。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法。曰雜。曰農。曰陰陽。曰縱橫。曰小說。而道家外別出神仙房中。陰陽外別出天文五行。縱橫外別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分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然。實則一也。後世雜家及神仙小說日繁。故神仙自與釋典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家遞相增減。不失舊物。兵家漸寡。遂合于縱橫。視舊不能十三。陰陽與五行天文并合于技術。視舊不能什七。名法間見一二。墨遂絕矣。

為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與經史相出入。非他類書比也。然通典僅唐以前。未為詳備。通志殊有絕到。而持論過當。力不副言。通考既該且覈。規模意制。足稱完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遠涉。獵廣良未易也。作者固自苦心。

鄭氏通志。槩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紀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從考究。且自勝國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州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餘二十載。經史子集類次。羸三萬編。誦讀滋深。犁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二書。并四

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黃續附勝國

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今醫方但知內經等考班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即今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蟻而亦有按摩一家大是笑竇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繁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晔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陸賈楚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抄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問答一卷袁曄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壽魏陽秋異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畧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畧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二卷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

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臧嚴栖鳳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兢唐春秋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洙五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曆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世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即其名不易。當如此。况其實哉。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之類。今惟晏呂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杜嵩有任子春秋。辛邕之有博物春秋。俱非諧文。葛立方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苑春秋。是文選。并取義而已。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羌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慎思有續孟。馮休有刪孟。劉軻陸筠並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余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削荀。吳申有非荀。

陸賈有新語。顧諱亦有新語。費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實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羊子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後也。

藝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難墨子。歷朝諸志咸有其目。宋吳秘嘗為注釋。見通考晁氏所紀。蓋南渡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不少。舉觀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口口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故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墨子專之。右皆纏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纏墨者蔑董。自尊其教。固不足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釐習之教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並。以莊周之恣構。其敘道術。特冠墨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然起。闢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蓋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者。絕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數藝文。至謂無心為墨氏弟子。寃哉。余曷能弗詳為辨也。甚矣前代之留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得一十七卷存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即殘闕僻緩之書。弗忍弃也。隋十七卷。蓋重購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岩石之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二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三十卷。于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書止十四卷。皆不知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輯未成。亦錄之弗忍弃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

可得見即全帙以飽靈魚可勝歎哉。

永樂中命湖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蟬精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鷓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按七畧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

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鄭漁仲以為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弃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于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古敘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于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偽。若鄭以晚出為辨。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裡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槩見。以為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于此。

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確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

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宇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于黃帝。曰生動動陽。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于唐虞。它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諤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刺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爻象類若此。至坤乾天地圓丘等象。尤為捧腹資。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考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洎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顧命。畢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

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願。願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曆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無此篇。必張霸偽作者也。按張霸偽尚書。今不傳。而其目備見于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序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者割為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即楊撰。或即張昇。余讀之。絕數長公之言。燭鑿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楫所辦。當其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即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覓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考。晁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叔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迺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即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偽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第。文皇并天下。收與天象

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偕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尚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改皆為開之類。此又當各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偽。則此足以盡棄之矣。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荃之偽也。荃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託于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修直云荃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行當世。荃何得託于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勅錄于祕書。人不恒覩也。余按國策蘇秦于諸侯不遂。因請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家之祖。非養生可藥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為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侯博雅士定焉。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畧尉繚李衛公為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若。要亦戰國人擬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偽作也。口口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

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即此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傳會疑之六韜稱太公厥偽瞭然考漢志有六發初不云出太公蓋其書亡于東京之末魏晉下諱兵之士撮拾剩餘為此即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天下請者亟稱要之策士浮談視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按文子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然姓辛字文子李暹所注蓋寔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子十二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同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訛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嘻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文子吾弗敢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並亡稱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曆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班傳依託為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于立論乎按鬼史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

陰陽家有鬼史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即鬼史區。以史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為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云。

影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偽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鶡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迺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願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鶡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為偽。然中實不同。鶡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補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偽撰以欺世耳。關尹子九篇。以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七畧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春。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成輩。實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或有式。則使人冷冷較。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口口西京即東漢。至開元亡有也。至篇中字。

句體法全做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起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即鷓冠至兀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復無聞。而特顯于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絕倒之談。似非淺近所辨。第以闕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辨之哉。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按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但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謂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觀其賦。又愚于名晝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齊駱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誑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製。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為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于道。文字亦舂容雅則。致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辨之悉矣。今亦亡弗誦其偽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

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于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邈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過。固各有幸不幸哉。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籙籙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按神仙丹乘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偽撰。猶倍蓰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遵守。其文辭。稚川貞白能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譎陋說。筌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國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溷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証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偽撰。余詳辨之矣。或又以為吳均者。無他據。止酉陽雜俎記六

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為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冲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按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叙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畧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偽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偽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為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晉孫綽及郭元祖各為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萬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予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為肩銀海為眼以起粟生花觀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為撰以構牛口口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為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羅此巨譏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

等錄亡隻詞構李季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觀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侵害之報也。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猴。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託總為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汙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為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為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眾。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迹皆顯于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于廣記。不應宋世駁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偽作無疑也。

香奩集。沈存中尤延之。並以和疑作。疑少日為此。後貴盛。故嫁名韓滉。又不欲自沒。

故于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髓以渥同時吳融有此題為証。不知此正擬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渥。葉少蘊以為韓熙載。則姓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

偽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偽書出於宋後。而文彩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逾之。文子真而時有偽者。鶡冠偽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偽。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即以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叢偽書者。叢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為中郎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偽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偽媵束皙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為張湛偽乎。惟其是而已。

秦漢以還書。若三易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庚諸策。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

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包孔叢滑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說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託也。其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辨矣。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經傳大異者。蓋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百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緯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雜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夢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在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殺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戈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拆壞不識名題。暫校勘。

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據右末。皆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畧具載於此。然皆傳所稱。益千啟。啟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啟。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平。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為明徵。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顓頊生伯鯨。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胎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况晉書出唐人乎哉。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為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于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

書合而宋督傳假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次甚速而紀年載周慎觀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考詳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慎觀王薨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並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笑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為襄王襄王止有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楚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于晉獨詳其文與春秋絕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于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况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始末俟博雅君子定焉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宋督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

者。蓋此書即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篇。不過當時十篇。晉傳璅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敘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晉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

周書多論記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洪景廬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嶮以肅慎為猥。真獫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為王

會篇中語則非蓋世傳解中語也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大為此說以神之其文雜以俳謔金氏以為淺瑩不馴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黃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績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風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災止之果爾替人亦可誅哉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游第六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制不類為疑及讀東晉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為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胸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為同而弗以為異試循其本文義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詒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

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年。堯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嘲。儻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聞風之項。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圖奔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葑丘。暴書羽林。雅事儉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于秦皇漢武。而虛教高平。願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

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不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為其愚弄故拈及之

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腴子序謂語怪說竇猶甘腴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為天咫貝編矣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詭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逆獻子許諾疑此事也伯道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咒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說

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十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持中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任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洪景廬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廷國詩。聞子由病卧。續溪云。浦夜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尤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

鄭漁仲通志畧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遍攷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氏。甚確。則謂雜俎目中

所列審矣。攷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娥事。絕非品王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暴風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為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為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為夫人。此又首尾衝突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墓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蔓衍為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十一卷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為河神。豈亦死於水耶。伏羲女為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為水神耶。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皇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詭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于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為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兇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恣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

而浮夸恭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戮。帝乃桔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登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口。名曰相顧之乃。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桔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乃。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識此。與中曼景純作小劇耳。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采集。取小說為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謠諑特甚。非老宿師儒。即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倒。世代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暇。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

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嘗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
闕。啞部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慕闕胡測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
事。談謂通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
之慈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玉蓋
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觀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廬隨筆。亦以
為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嶽嶽。
雕甍盤礪。鏤檀珠藻。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徽。昌明捧闕。
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瀛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
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帷牙設。妙燕兢奏。流鈴間發。
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遠徒語。童初詎說。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奧古奇語甚多。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
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惟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
孟玄卿。其指可概。至所引陳幼霞事。誤隨筆已明。

鼓書又引相素樸記云永叔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擗犁枚皋屬文徒自慚于斲斲沈元用啟請擗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慚寡學擗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擗犁事案傍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擗犁天子也言匈奴稱擗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然則不識擗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按此書吳人王愨著當是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明道雜誌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為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疎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距肅遂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

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敢逐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按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修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畧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據之尤為疎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剪燈東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為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雖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噓矣。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寸情綠繖，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擬。李詩律殊精，讀宣成間，豈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鏘，儕流

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擲卷。二書律之漸沮甚矣。

七修彙藻云。剔燈新語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奩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按瞿是編。與所著詩話絕類。特加以俳諧。又詩詞不工。為生平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強怪奇。筆端甯富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即曲儒不辨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悞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為柳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即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噁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針工密織。亦滑稽之雄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

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槩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措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讐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詔舊目。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為新錄。凡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為雲笈七籤。百二十卷。

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洞真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

帙太真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右
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因并錄之

久久書正文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
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
長江非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彼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
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
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開國脉貪官虐吏剝削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
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
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為徒莫敢化為賊而忘
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
足為孝舍孝不足為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為尚未
旋蚤夜以思狂而不甯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
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且莫無期吳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

久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為喻為譬賤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履夫為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違為後彼不忍舍乃父為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為忠臣萬潔一汙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為旦旦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姪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為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姪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姪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怨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諛諛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于數偽夷狄以王胥而為賊反叱吾愚執方痴謀不與時違譽其為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誓未報天下大違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為入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為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為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于以正天地大位于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大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

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斁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微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先華于躬為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志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為也理無不忘國也然昔之國忘必有太原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倍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慙異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甯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希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准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已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公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盡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為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犬

羊類。生不為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冤。痛于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為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為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于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為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為當世。若不珍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為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為吾大宋之民。生為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瀕洞腥汙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為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冀而不弓。哀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舍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

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丕作恭聽
號令勦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
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
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
家庭之訓歷歷胷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
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為無君無父無母無子
之人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
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母忘父言我屢嘗竟夜緜緜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
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為乃若彼安乎忍
乎此臣子盟徽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
夫螭龍一出頃而霈雨壯士長嘯剗涌生風前後二概奚為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
動天日愁蹙儼若坐雲叱咤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
申之以疏浮厲乃志決其必為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
誓於心終施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為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

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為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
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翦國家讐。日被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
流。時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子泣血誓心而
書。

一是居士傳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嘗
贊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
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地。不以有疆
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曆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
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甯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甯見有二父
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誓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
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剛常。配至
道立眾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
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弃。長而明始

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過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連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連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激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晝日遂幽閑之。遇痴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即輟。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為仇讐。或痴如吟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眾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幸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眾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口口口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異以識其精神肖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德祐謝太皇北狩擯宮議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崩於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

生觀議將攢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蓋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謀復歸都汴。期遷梓宮。附葬先朝諸陵間。故曰攢。今太皇崩大難中。或葬藝祖昌陵側。出虜首意。實為逆事。微臣蓄苦志在中興。復讐期遠。太皇歸合葬穆陵側。穆宗理始正。故亦書攢。今朝廷無史官。時事散在四方。山間林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己獨見。獨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餒彼直書一字。體稟神變。手亦戰掉。莫能措筆。喪其魄矣。奚取於史哉。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為史。凡遇元字。並削之。直書為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為初年。或為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興凡姓元者。宜勅下易姓為宋。或易姓為胡。絕偽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教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並削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性。虛明瑩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為樂。不以死為憂。此靈之所以得為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播盪怒風。自穢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汙其靈也。是物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覩其跡。若無為實可畏。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又豈能為忠臣孝子也。與文山先生大宋之忠臣孝子也。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源乎詩書之效。溥博乎國家之澤。履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窮。盡於忠。盡於孝。為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卓乎哉斯人也。凡人遇事於難處之際。始別人心。始見人才。澄波平陸。誰不能舟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之。或能久之。不能天之矣。鄰於死也。數曾不亮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明之天。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日月無終窮。史之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敬作贊。寓我之誠焉。爾贊曰。

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下福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通之為夜。一氣悽惻。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

蒲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岸。德祐韃人犯闕。雖受偽爵。曾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為讐人執。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即死。夢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佛寺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即與姥釋爭。竟逼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為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甯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縊樓上。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甯不奇哉。黃萬石亦上岸人物。仕至尚書。開闢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即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參政鉅翁。併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恠萬石還撫州。為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兵南入。逼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眾曰。募擒賊陳宜中。寃哉寃哉。萬石始為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為

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單為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大義畧敘

韃靼所居。並無屋宇。氈帳為家。得水草處即住。獸皮為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為一年。人間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為答。自忒沒真。驅金苗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為巢穴。即亡金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遠咸淳間。韃僭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制。始畧華潔。虜民咸可造穹廡。與韃主通語。韃法人凡相見。來不揖。去不辭。卑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為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辮髮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始不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咸淳初。韃始僭號元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曰至元。亡金僭效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易。東高麗。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為韃吞併。自古夷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強最逆。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韃人亦自怨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威凡六

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其曰忒沒真下暨忍。必烈伯顏阿朮之稱。皆其小字。眾皆得而稱。韃主素以歲二月任陞山避暑。八月還幽州。陞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北漸入韃韃草地。舊界六月井有水。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無屋宇。瓊帳鋪架作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撞帳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即主鼻。紅泥穹廬。瓊席為第一罪。即拖犯者。繞地三匝。眾拳打死。韃法兵機甚密。行軍甚速。例抽丁充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自備。仍切虜為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為利。即與兵。若中秋夜風雨晦冥為不利。即不與兵。韃兵之強。得馬之利居多。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回砲法。本出回回國。甚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竅。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嘗以此砲攻于闐國。彼國以搜欄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箭則柳條為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今皆不懼。熱則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裹糧以肉為麩。乾貯為備。饑則水和而食。甚滋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為酒。

味腥酸飲亦醉。羣虜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澗。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飲酒必囚首墮藉地坐。以小刀刺肉食投人。人即開口接食為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尚右為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踉蹌摩膝為極懇懃。鞋主刺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為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却於縫間出內兩手衣。震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設虜者妄謂即主為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云三搭者。環刺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却折兩旁髮垂。縮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口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俗不好文身。縫賊舊去孔子冕冠衣服。謂不當服天子服。偽爵率有定價。負圍野獠輸財即得偽爵。受偽爵人腰插金牌。長尺餘。濶三寸。番書偽爵姓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為重。小爵則授銀牌。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解奴婢。解者至微至賤之謂。又又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解音打天稱自己物則曰梯己物。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為偽丞相亦然。撻畢

仍坐同治事。例不為辱。受虜壽之婦。戴固姑冠。圍高二尺餘。竹篾為骨。鋪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帶回回帽。加皂羅為面簾。仍以帕子裹口。障沙塵。韃虜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鬻男女曰驅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父妻為己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襲。又不礙。今南人漸有全襲者。父犯子要反死罪。韃鞨風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呪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為祟之迹。及茶毘。刀斷手足。肢體為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革裹屍。乃入棺。虜主及虜主婦。剖大木。刻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偕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鞨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墓日。過行路人。盡殺狗。墓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為佛歡喜。齋僧。則僧婦僧子。俱來。皆僧形。僧服。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饜。餒歸。為有功德。幽州建鎮國寺。附寫廡側。有佛母殿。黃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

一裸形婦人頸環小兒骷髏數枚。名曰摩羅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主僧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母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物取血。塗佛唇為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辦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呪懷孕婦魂魄。問其見奇特事否。一聞曰見。眾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篦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插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為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靈白。剖腹分膾肉食。留頭剝為鉢盂。漆而金相持為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為祭。腹中嬰兒亦分膾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殿盡成灰。爭取灰藏篋。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韃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留妖僧宿於穹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眾妖僧與韃主羣雌亦然。至撫摩呪哂。金佛男形。無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即主曰。若即主郎主婦。若即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韃主惑為然。敬信妖僧。過真佛願生佛為子。故建佛母殿。又回事佛。勅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

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予持刀自斷男桎。擲
弃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擲下。粉身碎骨而死。為事感應。所弃男桎。回回爭取。藥封函
置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讐。番僧化鞋主曰。道經是偽作。說語。蒙哥
時。道士鬪佛法不勝。兒為僧。今宜焚其經。鞋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留老子
道德經。幾滅道士。兒為僧。胡俗妖怪慘酷如是。他務謬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器
不入北地遊。不詳聞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受鞋之害者曰。我
本金人。降鞋受害六十年。近始稍甦。汝江南富庶。郎主無厭。鞋鞞回回嗜財嗜色。如
命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慘然淚落。豈謂窮北極陰之氣。靈蝕南土。
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為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
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濟其貪酷。暴虎生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
戶。彼曰站者。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蓄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鞋主急
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過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柱腰。
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
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綠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

嚴又諸州僧置平準庫。抑買金銀歸北。私賣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問祭歲納銀良重。如納醋息。差夫索絲。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勒溫暖之家。充重難陪費之役。直破家鬻子女。苦猶不止。凡與鞋主有貨利相館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債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事亦發。攤及無辜。倍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言罄。尚抑逼虜吏。增羨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違實。虧者陪費。虜首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坐死罪。虜首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孽。人遇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倘能重以財蒙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或復輸財。見鞋主鬻爵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紋之刑。唯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濶重。斬剮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剝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鞋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僧為僧官。統僧道士為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鞋首聽訟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籍單獨析居。又怯憐口戶為名。隸籍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恣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間。掘深野

怨苦根刷弊倖曰打勒實假名苦虜首行騙財之術也州州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勒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鞬州縣酋長甚苦此為鞬之勾當者人以鸕鷀為譬鸕鷀得魚滿領即為人抖取鸕鷀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譬酋吏苛取民財復為鞬囚脅取歸鞬之苦良善更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窘於鞬酋苛取物價驟騰漲人民極窮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違絕矣北地稱真定府最為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逃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過有所見幸私歡喜嗟訝意極睥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亂恣打虜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為牀土為几家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纖截粉飾寒天地窖藏火坐卧其上地寒少草木爭收馬糞曝乾充爨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為寒烟衰草之荒涼所以鞬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

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膾生啖葱蒜衣服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鞆商輸運入北不斷過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為之勒徙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主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眾甚至用麻藥街市恃少壯男子匿取去仍日以藥惜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德祐乙亥抵今八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鞆鞆回回極北實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此願充虜吏皆習蒙古書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揖一字十數用極嚴義理回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鞆近襲金人曆法差於我朝頒曆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愚者紛然費金銀寶物見鞆主鬻偽爵獨不思叛臣夏竦有大恩於鞆彼與其偽爵尚不與其權竟問問而死叛臣如朱禩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語近為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

夢炎稍得志於韃。譬如醉夫墜巖谷。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為虎。反叫舞狎。弄睡虎鬚。顛迷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首如伯顏得江南。阿朮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韃。阿合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朮輩甯不抱怨入骨。韃人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三字為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舊例。金人本女真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何姓為大。南人結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元。今韃主亦無姓。嘗遽然借誑曰。俺亦姓趙。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也。韃人皆悖其天誠。禽獸不若。宜其有臣弑君子。弑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為夷狄也。天亦奚忍不早滅韃。興宋以救世道耶。稍有入心者。云胡不大家之思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晉為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尚知晉為正統之國。戒苻堅勿攻晉。孰為忽必烈。伯顏阿朮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猛崔浩輩千百之一。其為中國害。則大慘逆過古之夷狄。鼓禍熾毒。猶未底止。昔韃人用兵。所破城邑。縱虜掠殺。幾畢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釁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脈相應。根深枝連。蔓引惡。難遽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

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入。欲倒一二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臨危必生異志。有忠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其一。求其真忠義。真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論。若有可信。密窺其心迹。內抱一貪。初無實能。將才猶難得。以是朝夕咒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前後。臣子盟徽。後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關大敵。恭承父母教。用翦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關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徒托歌詩。寓興之辭。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腥徹九天。冤入九地。中國盡誕。鞭雖欲勒。其遺育。則不勝誅戮。果何法洗蕩。還其清淨。痛痛刺心。魂魄悵惘。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何而遽已哉。如之何而遽已哉。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文並建二王帥。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詔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

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歲五。以天下為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甯馨。有燁茲。胡為乎來。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稱。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為萬世利。蓋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擢為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于建儲云。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啟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硯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願余

作釋語曰。予非序訂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聞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為室。問書度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疊疊。起人意。表器局。疑重喜慍。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劉觀堂請赦書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請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燔及其黨程克俊補鼂。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予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輒許停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困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縢煩廟筭。安排鐘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

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削其吠堯者。而吸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擇。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

丕績曰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曠在牧民。迨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通者有邊。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巨宇大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瑒。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播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襄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縶弓刀楯。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蠹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

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誥。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顛倒寇屨。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韜。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騰。使學者依俛然。蓋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紫巖二銘

張紫巖誦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圖國。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九墨并帶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滿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道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鐸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園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為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悻。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為。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數。閤辭焉。弗可。乃強為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作。即為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秉筆。求者沓至。益公竇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鐸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閔。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

郡自皇朝建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戰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眞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憫。俱為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尊。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履。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悞休烈揚顯先者邪。汝履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高賢者在位。儕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廬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下歸其仁矣與中天八駿忘
返高景山初以訃聞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平中原
縉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敘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
萬里羣心久阻於望寃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騾哀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
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慚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
摧頽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天
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
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深
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
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嘗聞金鼓之妙音
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其二曰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
之淵冰脫羣生之塗炭皇天降割畚土告終萬乘墨緣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
聳義帝之寃自憐疎逝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

越十地。如天子名為善。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啟。珂固嘗書之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徽祖上寤。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廢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巖。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思陵近談

金酋雍立。追葬東昏王。置正其廟。諡珂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偽下改寔之詔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卽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死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諡。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惓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卽阿骨打。文烈卽吳乞買。偽號太祖太宗。名是與晟。

者也。竄故名喝囉。又名曷刺馬。父曰聖果。又曰室曷。名宗悛。竄以梁王為按班。詰版李極列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偽天會之十三年。弒於紹興十九年。偽皇統之九年。壬戌之盟。實與高皇定和好為與國。而淳熙之始。大臣失於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叱奴同日而語。曼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尚無嫌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祕閣李健。陷偽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制詞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為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既濟而從。措紳之後。罪豈勝誅。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復自用。論者指為大姦。似矣。蓋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指趙忠定汝愚也。珂按國朝故事。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結交官郎。竄朱崖。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避投荒。姦善屏外之語。上震怒。貶商州。

團練副使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况假綸綍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昇定建府

故事。潛即賜軍額建府。蓋以昭受命之符。珂嘗攻之。亦有為元嗣之重而升者。天禧二年二月丁卯。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為江甯府。賜額建康軍。大觀二年正月庚申。欽宗封定王。政和三年四月。升為中山府。如天禧之詔。有曰朕祇畏昊穹。保甯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絳昌。利建懿藩。實維元嗣。表茲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綸言如此。則賜羨之意蓋有在矣。天禧二年八月甲辰。仁宗遂建儲。政和五年二月乙巳。欽宗亦正東宮。蓋聖意欲以為豫建之端倪也。

彭輅告詞

近歲引年掛冠者。不常有。或以疾勾致仕。則必轉官。從欲中書給綸告。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瘳也。暨遣奏徹宸扆。則又降旨贈官。乃始寓追賚泉芻之意。惟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輅。授均州觀察使致仕制詞。有曰。卧壺頭之疾。方自解於中權。掛神武之冠。忍據聞於遺表。

可無寵數。憫我蓋臣。又曰。顧瞻壁壘。方覺精明。小逸宮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塗肝腦之地。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冥股肱之悲。英爽不亡。識予愴悼。蓋似以致仕合於遺表。以轉官合於贈典。前雖無此。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屢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別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於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先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先故。執事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尚矣。

數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

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為號令。著在簡編。卷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貴飾羣物。所以詒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褒輯。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為名。祇遵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為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

無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真宗皇帝。焯赫景炎。丕隆寶

高宗廟諱

凡寶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

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鈿軸寶函。未終編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十九日。改顯謨為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惟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為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已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瘴惡。訓迪在位。擢却四夷。號令指麾。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甯元豐之所行。相為

始終在詩有之。君子有嚴猷。其哲宗闢以嚴猷為名。則嚴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秘。謨新禹命之承。嚴之一言。皆可即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數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抄曰。徽宗書閣曰數文。取帝乃誕數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諷。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先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天下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得為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賞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

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為難。今則不然。以高中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係民之休戚。今以資格傳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害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為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動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為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為是。或以為過。以為過者。史浩也。以為是者。闕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闕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為是。劉子宣過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為俗學所累者。可與言道理焉。

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
吳王濞傳周亞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
甚新。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誠獻誠喜頓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
若此。蓋臣某以下亦畧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夷雅表臣
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節云
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
揚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
時周益公為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
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為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姚銘字乾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
以晚科主天台黃巖學。期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
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著余拳拳之懷。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語言而
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

鸞能基。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况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江江。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諱之中。一種俱白。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甍至剛。啗木為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閣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兩通。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孕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為之空洞。廣廈為之頹圯。夫人營創亦云難矣。上棟下宇。欲維安土。爾迺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甯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櫨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遂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及戾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闕。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網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錢之于外。有同室。

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遠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諄諄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醑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眸兒，而火鱸之可致，逸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廉為疏，由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絕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頻張鬣舒鉤着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螫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炳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發盡殲，然後運房剝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進而不安其所，其隕也固宜。蜀封漢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口，或曰交趾，血以諸巖，色終始不渝。嗜酒喜戲，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獲。猩猩見之，知為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倚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蓋嘗試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

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阜陵在位上屏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儻變調得人則斯可有主節而聚斂無度則亦不能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早欲蘇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四明樓淮潤父云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呂調陽蓋行草呂字訛為呂字耳律呂則調陽呂字則無義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呂始信潤父之言不妄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質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菓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簷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雷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
條郁毓，根抵連卷。間紫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惡漢殿之紅
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長短說。漢書蒯通善為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
語隱諺，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起彼為短，歸此為長。蓋戰國策本名短
長書。晉表悅之，能短長說，甚有精理。又唐趙蕤有長短經。

寡人良人。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勗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
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瓶。晉庾翼疏：臣所以輒發良
人不願怨咎。

天藻。天藻者，神仙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為尤奇。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眾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越絕書：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暮萬死一生者。

猾賊。今罵人姦狡者曰猾賊。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為人倜儻，猾賊。前漢書：作禍賊。滑
猾通音。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營魄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魄。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玉女。沈約宋書瑞符志曰。玉女。天賜妾也。相如大人賦。排閭闔而入帝宮。子載玉女而與之歸。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虛靈光賦。玉女窺窗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窗上。甘泉賦。想西王母放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八索。左傳。九丘八索。淮南子曰。九丘九州也。八索八澤也。

行國寄田。漢書西夜國類。羌氏行國。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行國甚奇。郵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又依耐國。少穀寄田。師古曰。寄于他國種田也。行國可對寄田。

螢火。腐草為螢。即螢火蟲。夜飛腹下如火朽爛之草所化。陽明之極則幽陽之物亦感而化。無情而生有情也。詩。熠燿宵行。熠燿非螢也。生卑溼處。尾後帶火。蓋有二種。淮南子。作蚺者水螢也。唐子卿有賦曰。水螢有蟲。惟蟲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

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何憐于蚊。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故知此為水螢也。

越絕姓名。余嘗作越絕書序。所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則姓袁名康也。口承以天。當為吳。屈原同名。當為平。此則姓吳名平也。王充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紐錄以康為泰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為術也。則當字曰文術。豈兩人邪。或一人而二字也。

劉季。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媪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當為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為字。稱耳。

脂。婦人頭髮為膏。澤粘膩。曰脂。必湯沐乃可解。攷工記。弓人注。脂亦粘也。音職。古人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魏瓘賦。黃金釵兮碧雲髮。杜牧之賦。綠雲繞繞。梳曉鬟也。

紫綸白哈。紫綸巾。石季龍史。季龍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

帶五絛織成鞞游于戲馬觀魏瓊搗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則是婦人亦冠白綸巾也又白恰巾恰本音鞞鞞鞞士服蔽膝之衣詩鞞鞞注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鞞鞞是則未染者當為白恰矣魏太祖擬皮弁裁練帛為恰以色別貴賤本軍飾非國容弁缺四隅曰恰

帽賦諺云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弓長隱若乃岸情而衰禮木于居士反我冠而壯儀亦可謂善謔者古之李晟繡帽管甯白帽汝陽王進斫破帽西王母舞者斫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紗帽宋裴帽鄧通刺船即黃帽吐蕃繡帽西羌席帽以羊毛為之秦漢鞞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鞞帽

六駕甘泉賦駟蒼螭六素蚪河東賦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投獵賦六白虎載靈輿易之六龍即書之六馬天子之所御也諸侯駟駕四馬也太守五馬大夫驂乘三馬也士駢駕二馬也

地馬種蒔馬出俱位國以馬種蒔而生馬又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

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則馬穴信矣。孝烈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銅氣之精。見為馬。

陽橋。荀子。儉鮪者。浮陽之魚也。眩于沙而思水。則無逮矣。即鱒也。陽晝謂于賤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鮪也。其為魚。它博而厚。味于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接道于賤曰。車驅之。所謂陽橋者。故。宓子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為鮪。

魚聲。吳都賦。魚鳥登。凡海中捕石首魚者。以竹筒聽之。其聲如雷。魚來候也。上林賦。魚鼈護聲可証。

雉尾。相如賦。蒙鵠蘇注。鵠似雉。闕死不卻。蒙其尾為帽也。書有鵠冠子。今武弁上插雉尾。取雉之飛若矢之迅往。一直發而墮。蓋取其迅速激烈之意。朝廷用雉尾扇者。或取雉是離禽。明王于火也。

騰遠。漢書其上。則有宛。雖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天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當是禽名也。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披豈騰遠。即騰。猿邪。

游堆由鹿。潘岳射雉賦。良遊吮噓。遊雉媒也。呂溫由鹿賦。言由此鹿以致他鹿也。又蜂媒。鷓鴣媒。皆此類。今射鳥者尚曰媒頭。又網鳥者之媒曰囚。

八蠶。偽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安南也。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卿貢八蠶之綿。一曰蛭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蚕。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

枇杷。上林賦。枇杷無音。琵琶見阮咸傳。亦無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琶字多作仄聲。用如白樂天金縷琵琶槽。四絃忽聞水上琵琶聲。朱史君斷腸猶帶琵琶絃。皆讀如被聲。今吳音讀作弼音。通入聲也。

四皓采榮。揚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注。以榮為榮名。殊可鄙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即伯夷采薇。鮑焦采蔬。蓋采之以為食也。山海經。鼓鐘之山。有草名榮。子虛賦。發紅華采榮。

連理木。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又曰。不失小民心。則生連理木。晉中興徵祥書曰。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港方生之。頃有云。

相彼神奇。遠見微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五。玉顯奕昌。休風載揚。

東風夫留。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人山中行渴則取汁而飲之。志名為東風菜。愛州葑醬人家多種。蔓生子長大謂苗為浮留藤。浮留即夫留。

平仲君遣。吳都賦。平仲君遣。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遣之樹子如瓠形。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其木理平。可為棊局。故棊盤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遣本作柅。榘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姦。俗名牛姦。柅。歲將。上林賦。歲橙若孫。李善本作歲持。張揖曰。歲持。缺蓋未詳也。歲音針。至謀切。乃

馬藍也。又作寒將。即寒將。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當補文選註。

娑婆樹。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唐李邕娑羅樹碑云。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歲奉而秋有成。是也。

字考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于事物者。別而錄之于后。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稽康識抱犢山神書。來督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苑。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誅蛟雷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益篆文。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郭璞來督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鍾文。張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任昉不識。尚書古文。姚訐不識。中山石銘。鮑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墓銘。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王起不識。魯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銜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至秦漢子書。謂秦山封禪文字。萬冢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談也。

唐武宗製乃乃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于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魯門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魯門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况窮三教書。甯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偽撰之書。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辨之。然亦必遍窺四部。夙究三蒼。

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辨。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熙甯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宵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是沒閔黃岡之懸。蓋不特坐詩禍也。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犇書。張行成跋云。方言曰。犇。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覩。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覩。釋云。倦。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覩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覩。集韻覩。胡官反。礪。覩亭名。在上谷。礪。漢官切。說文解字。覩。極虐切。相踦。覩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覩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第三十下。覩。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覩從谷。亦極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俗皆從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丸。執孰等。凡恐。疏之。凡皆從風。俗書與丸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微覩受訛。曰窮極倦覩。俱音劇。

倦疲憊而說文紐字徐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微極受屈謂以力相踣角微要極而受屈也。飢渴極切。詞極虐切。聲亦相近。疑卽說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踣谷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飢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及之。又余極之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名曰極書以入起數。極字之義亦未易晚攻。魏嘗為攷云。說文解字部。亟。疾也。從人口。又從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極為極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着極。蓋以此字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字。故又加二十。第未知並字止用集韻為據。惟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為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復復伏三字音義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境。土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又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臺。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

與復同音者。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口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壽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同。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難不能伏。鶴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伏音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註云。設數之言也。干猶個。謂當如個數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參并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即若干戶也。然又為覆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息。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為姓。然則若干又國名也。

間隙之間音艱。謂有容可入也。間隔之間讀若諫。謂入其間而隔之也。間暇之間讀若閑。謂其間有容暇也。閑有防義。或借作間。非正字也。李布傳。侍間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謂侍天子。間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顏延之謂私求間隙而招之。漢書史記間作去聲。張良傳。嘗間從容步游圯上。無音。索隱。間。閑

字也。陳平傳。身閑行杖劍亡渡河。音義。間。紀。間。反。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擊子。搆使風之帆。為去聲。意謂吳諺耳。及觀唐樂府詩有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蔽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為百枕。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筏。內地謂之宣。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汎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舟俞行高行簡贈祖母制。亦云。破報食飴之德。可稽制密之章。密字皆從出。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密即蠟。所以重之。密章。然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密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術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作孫奭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弟。口書。密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為孰是。豈古字可通用。或他別有

所出也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於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

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嘍蓋贊也贊荀子問一以告二謂之嘍註云贊即讚字謂以言強贊助也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鵠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指書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暑書蟲食葉書胡書遂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雜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

君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詔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波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咸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卧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備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癆。故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精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造院中有其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漢書方音。廷中更無所不狎侮。廷本平聲。而師古曰音定。陳涉起。斬本音祈。而蘇林曰音機。乃閉城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守濬陽環水。環平聲。而顏亦音宦。西域傳。送至橫門外。孟康橫音先。此類甚多。蓋方音也。

不識下。姜平子仕符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詩內有下字。直而不屈。堅恠問。平子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下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堅料人也。正所謂目不識一丁字者。莊子云。丁子有尾。

晉書。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實不會者。偶舉晉書二字。晉从豕。从日。豕到也。兩至也。日出萬物遊也。晉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住无徧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晉曰。日無色。注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蓋晉大也。溥與晉通。詩。普天之下。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有无。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無古作无。虛生無无。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輓車。漢有輓車將軍。輓牽正切。疾也。漢書。發輓騎。夜追之。亦音盤。又如栗姚校尉。栗頻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荀悅作栗鷄。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首着。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允弼詩。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輓車。皆作平聲。左傳。戎輓而不整。

不惹。詩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經也。亂也。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黛。殘賈至。衣冠身惹御爐香。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李賀。古竹老稍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為無形之惹。佛家重不惹。言無染着也。

搃。易搃謀。搃从手為聲。說。虜之以肱。尚書。右秉白旄以虜。亦通作搃。易注。謂指搃皆謀也。來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謀。非也。又齊人謂快為虜。禮記。祭祀不虜。蚤注。謂虜快也。不以先先時為快也。

執。史漢執即勢字。楚元王傳。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執字。二字音義不同。

那。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注。那語餘聲。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那。作平去二音。

那。漢相如傳。那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師古曰。讀為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為請作左者非。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那以為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外國名。又非。蓋那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那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歛。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歛。烏闌切。乃歛聲也。楚辭九章。歛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歛也。韓文亦曰。絡謠眾根歛。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南楚凡言曰歛。其怒而歛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歛。楊子翦牙歛。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畧。匠慶請木季孫曰畧。注。不以道取為畧。疏。今律畧人畧賣。

樓。吳世家。樓于會稽。越世家。保樓于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樓。六韜曰。軍處山之
高者曰樓。

憇。憇悔也。質憇也。論語。慎而無禮則憇。注。畏懼也。亦作總。史記。總總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共軋己也。亦作總。魯靈光殿賦。心總總以發。皆懼貌。夫从魚从犬。謂之有畏懼
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戍。戍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戍也。則戍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坐卧。故為戍字。
人立行。則為征伐。

煇。然字本作然。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犬矣。然上从犬。不必更從旁犬矣。後世文
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意也。

龜。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晉
書作怯如龜。龜本龜字之訛。言畏怯之甚。縮頭不敢出如龜也。泥龜本叶韻。

術。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
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囂。口有二音。在蕭韻者作喧。闕聲。口爭曰囂。氣出頭上也。所謂市囂。塵囂是也。在教

韻者為地名。尚書序仲丁居于冀。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即秦教倉也。三川為天下之朝市。故名教云。左傳有芻氏之隧。史記註青陽在青之陽。玄芻在玄之芻。青東方玄北方也。

笨伯。今言人之不脚溜者曰笨。音奔。去聲。从竹从本。故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噲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為笨。

骨董。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陵道士詩。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盆中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意。

物考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温岐卿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為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温。對如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謠而一之。可嘆。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

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蒼。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蒼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抵。可謂漢庭史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皆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罽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罽足之義。請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玉巖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舊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請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眉府。和子美說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屬於徽祖。教奏明屯。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選任。說因上制勝疆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甯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說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窩。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馬葉以博古知音自

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斲。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環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于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以為至寶。客又有憶蒲澗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觀。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奉教。一償百萬錢。常者擇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願信。葉語絕。敬得之。門下客為平章。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有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眾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為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為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

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眾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反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棠慚白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醅。頓損值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頰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熾。隨執取羸馬。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為近厚。此與搜書何異。蓋真敵風也。

三建陽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此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是。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為前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枯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鬚。自有一種名五鬚。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鬚也。今城都麵店下。籬筍為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菔也。郭璞以菴

為廉俗呼電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麩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者米三十斛。次年種蘿，廉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來，見人食麩，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廉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蘿廉大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犯天麩毒。按醫經：蘿廉治麩毒，即以藥并蘿廉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麩毒故耳。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今人呼麥麵為來年，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麩為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一作麩，又作麥。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

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麪則溫。麪則熱。麩則冷。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鶻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為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錐錐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錐錐同。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滙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昆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項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淳休使遼錄亦謂有比。令邦者以其肉一嚮。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如大鼠。極肥。脂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刀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錢行三匹裂。密賜十昆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較味若純。而脆契丹以為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猫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

何邪。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為災咎。故闢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觀其形者。潘熙問李壽翁守長沙日。嘗暮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樓道。近接禁蘄。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有九頭鳥踞主第。擗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兔。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畧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為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駢云。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獼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立消。一枚直金百兩。或得殺死者。功少。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偽以愚世。卷類以鼠璞。猴胎為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

南丹。卽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翅。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徭女數十。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獼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趨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見閩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徬徨。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臘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卽授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其後凡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屢罩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畧調閉。盡去筋膜塵土。入水臙一二片。或淺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

辛酉夏余退瘍發於外臙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數糝膏滋之劑嘗試畧遍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恠其踣躄舉以告之和父咲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蘆水將瘡口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槽元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鬚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駝毛兩膈有麟甲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真籟笛之音日馳三百

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思曰：吾獨有北馬，嘗浴於湍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閣廐異其剪鬃，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轟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胫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倦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豉所獲乎？况苑園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咲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

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遮。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充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機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閩州僧靈鑿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十日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澆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搗汁半合。九味和搗三千杵。齊手丸之。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蜻蛉屬。往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塔股。鳴。榮原。胃鳴。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謝豹。號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衷沈子常。獲坑。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切刺天竺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覆之。今蝗蟲首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綠車。食之落人齒。

婆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婆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杖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最為密近木有婆羅樹特為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然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鄴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刮則甘鐵刀刮則苦木刀刮則酸蘆刀刮則平一木五香根栴檀節沉香葉薔膠黃陸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欬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能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况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遍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

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臨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瑾曰：金及素
囊。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
也。天寶中沙門曇霽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
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
如陸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
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
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
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
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伽梨，一曰力又二曰阿濕局地婆，一曰力又西域記謂之
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力又漢錄為樹，昔中天無
憂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燼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疏疏灰，菩
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迎，至王日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澆以甘蔗汁。

欲其燠爛。後摩竭陀國滿曹玉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故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文契至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娑。一曰力又貝多。二

者多梨娑娑。一曰力又貝多。三者部娑娑。一曰力又多羅娑娑。一曰多並書其葉部闌一色

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娑。一曰力又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

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固不娑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

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娑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娑

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文。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

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

通神明。辟眾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

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

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人如栗黃可啖。紫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陀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壞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粵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苴屑。合成阿魏。

婆那婆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為阿那。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覆之。殼上有刺。點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人如栗黃。炒食甚美。

槃碧檣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羣漢。樹長三丈。圓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椽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參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

麴之于黍猶鉛之于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參性陰黍性陽故先漬參而後投黍也
參

陶穀金魚英殘中有園林美女之象黃散騎霖曰殘中游伎非好事而何銅鶴尊元嘉銅尊鶴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則傾金魚銅鶴

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鄭子璜言即今壺餅也王昌齡邊塞曲云胡餅落膊紫薄汗胡餅

服匿漢書注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二斗所此匈奴器河東北界人亦

呼服區

陸鹽昆吾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全無白鹽佳鹽如水晶名水晶鹽又名君王鹽今環慶鹽池所產塊然如投子瑩然精白明潔李太白詩盤中惟有水晶鹽是也君王鹽

古人酒多以春名而茶亦有以春名者酒曰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鍊春宜城之竹葉春崇安之麴米春劍南之燒春吳會之洞庭春色宋蔡卞之春泉濟卽之浮春曹詩之成春武林之皇都春江關之留都春海關之十洲春西總之海嶽春越州之蓬萊春錦江之錦波春浮玉春建康之秦淮春温州之豐和春蘭溪之穀溪春茶則宣和之玉液長春龍苑報春萬春銀葉我朝建甯貢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又宋謝府酒名勝茶此又奇也余欲以茶名勝酒茶酒春

御麥出於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名御麥幹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莖白花間于頂實結于節

雷州思靈島出米莖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穫之後數年收實淮南子豆之美者有米豆是也米豆

八珍二種。八珍。淳敖也。淳母也。炮也。搗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管也。又迤北八珍。醍醐也。麝香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糜也。天鷲矢也。紫玉漿也。玄玉漿也。

隨陽鳥。鴻。隨陽鳥也。知時候以保身。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序。寒則來于江南。熱則歸于塞北。熊太古言。在開平五月。見鷗鷺鴉鵲。在彼七月。回大都。見其南歸。又靈川秋分時。眾鳥自湖南入廣西。春分時。又皆出廣。則隨陽之鳥。不特鴻鴈也。

鷹化鳩。鷹鷲也。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鴉鷹。三歲曰鷂鷹。鳩。鴉鷂鷂之類。九鳥曰鳩。能鳩聚陽氣。鷹大而鳩差小。鷹鷲而鳩差馴。孟春生育氣盛。故鷹感之而化為鳩。且草木蕃茂。翅弱爪柔。自不能搏擊。如化而為善也。夏小正曰。仲秋鳩化為鷹。復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萍生。萍善滋生。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又無定性。隨風漂流。故曰藻萍。青藻紫楊花入水。化為浮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今藻有麻藻。異種。長可指許。葉相對。聯綴不似萍之點點清輕也。萍乃陰物。靜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盃水在下承之。而虛閣萍于上。以曬之。即枯死矣。

戴勝。織紝之鳥。頭上花毛成勝。蠶生之候。降下于桑。一名戴勝。相如傳。西王母鵠然。

白首戴勝而穴處。勝婦人首飾。漢所謂華勝也。今江南桑時之鳥。白頭黑衣而未嘗見其勝。乃專集于桑以食葢。其有勝者。則綠衣黃襟。不降于桑。非其時所必有也。勝鴟制蛇。鴟一作博勞。百勞伯勞。左傳名百越。喙黑似鷓鴣而大。賊害之鳥。故俗名鳳凰皂隸。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不能翔翔。直飛而已。一名鷓鴣。離騷恐鷓鴣之先鳴也。百草為之不芳。蓋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也。易林曰。鴟必單棲。鴟必匹飛。俗曰逐瘟。因其聲惡。言能逐瘟氣。追人魂也。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為尹伯奇所化。故俗惡伯勞。鴟善制蛇。故曰鴟鳴在上。蛇蟠不動。鶴鳴在上。蟄反不行。

芎藭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俗作蚶蟬。非也。形小而青綠色。聲接續而急疾。所謂寒蟬鳴夕者。此也多為水中黑殼蟲所化。俗名蝦蟇蟲。乃蜻蛚以尾點水。生于水草上。而青鱗魚食之。腹脹孕蟲。啞破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及脫乃為蟬也。寒蟬

玄鳥玄鳥。歸春分而燕。至者又自南而北矣。說者皆以燕為北方之鳥。不知其來也。言至而未嘗言南。其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今江南山谷中。土人掘石穴。往往見蟄。燕成窟。蓋畏寒而服藏土窟耳。或曰。燕蟄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燕歸北。越燕歸南。而漢燕留漢也與。

坯凡蟄蟲坯戶。器未燒者曰坯。鎔物之始也。立春而蟄蟲始振者。至此而入土。復培益其戶。使之漸小。可以通明出入。尚未至于寒而塗墻。蓋蟲畏寒而自避也。

雉。蜃。雉入大水為蜃。雉鳥名。五采成章。故曰華蟲。蜃蛟屬。世言雉與地交。禮記注謂雉由于地化。故以雉子為蜃。蜃吐氣成樓臺。與蛟龍同。蛇求于龜則為龜。求于雉則為蜃。晉武庫中地化雉。

鳴。晝夜常鳴。求旦之鳥。故詩曰。相彼鴉鳴。高或惡之。鳴急旦也。十月之時。夜甚短。鳴求旦。冬至將來。一陽復生。故不鳴。蓋鴉鳴本陽鳥。感陽而聲。點。又名側挂。唐詩。暗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金鋪。西都賦。排玉戶而麗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擗玉戶而撼金鋪。沈佺期詩。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殿金鋪尤脉脉。鋪。古器名。蓋方鋪圓。乃禮器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

立車。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其濫觴也。古人譏桀。駕人車。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列女傳。立輻無辮。是婦女亦立也。

隱囊長簷車。即今逍遙輻之飛簷也。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不知隱囊何物。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豈用之憑手。而可囊物者與。唐詩。隱囊紗帽坐彈碁。又劉凝之妻郭。不事榮華。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

舟名鴻耳。船神也。見梁簡文記。孟公孟姚。船神姓名。見北戶錄。鷓首。畫大水鳥于

船頭。以辟水怪也。玉翼。大丸。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尺。伍子胥所制。翼取鳥之輕飛

疾逝也。張景陽曰。浮三翼。泛中流。顏延年詩。千翼泛輕波。言千艘也。須慮。越人謂船

為須慮。見越絕書。餘皇。吳王僚鳴鶴容。與清廣采菱越女。皆太液池舟。飛雲。蒼華先

登飛鳥。皆晉戰船。紫宮。升進。曜陽射獵飛龍。皆晉天泉池舟。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

梁睿詔。鸛鶴海船。合木為槽。飛鳧。楚又曰青鳧。一名鳧車。木蘭舟。張正見詩。千里尋

陽岸。三翼木蘭船。十層亦樓。吊蘭樓。瑰鷲船。注以帛飾蘭楫。淮南子曰。古者見窾木

浮而知為舟。山海經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單船。古者庶人乘楫。謂維木以為渡也。即木牌。後袁宏奏傳。遣兵乘單船。注單音蒲

佳反。縛竹木為單。以當船也。

弦柱。弦以成聲。柱以調音。柱促則弦急。柱緩則弦舒。有朱弦素弦。綠弦翠弦。禮朱弦。疏越。侯瑾箏。賦朱弦。微而慷慨。張祐丘家箏詩。十指蠟蠟玉。箏紅鷹。行輕過翠弦。中柱用木。或玉。或犀角。象牙。搥撥用骨。角。犀角。玳瑁。金銀。箏美人彈絲。恐傷其指。為甲。副之名曰替指。梁簡文詩。停弦繫爪甲。息吹治唇朱。杜子美箏詩。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白居易詩。甲鳴銀。玎璫。柱觸玉玲瓏。琴五弦七弦。唐太宗加為九弦。而謝惠連贊體兼九絲。聲備五音。未嘗有柱也。劉元濟詩。夜琴清玉柱。秋灰變緹幕。琴大者曰離十弦。或二十弦。瑟五十弦。後分為二十五弦。常用者十九弦。雅瑟二十三弦。又曰瑟大為離。小為步。有柱。李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昭明詩。塵多澀。移柱。風燥脆。調弦。又名搥箏。又名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劉禹錫詩。滿座無言聽軋箏。秋山碧樹一蟬清。只因曾送秦王女。寫盡雲間鸞鳳聲。箏即箏也。形差小。名曰捱箏。乃用竹鼓之。夔侯一名坎侯。因姓二十三弦。或曰二十四弦。或曰二十五弦。有柱。孫氏賦。凌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鼓之曰捱。又曰撮。梁簡文詩。捱遲初挑吹。弄息時催舞。釧音逐弦鳴。衫迴半彰柱。顧况詩。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弦中指撥。琵琶四弦樂錄云。出于弦靴。虞世南賦。尋斯樂之惟始。乃弦鼓之遺事是也。

成公綏賦樂則齊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搥以玳瑁。格以瑤枝。薛收賦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是琵琶亦有柱也。又名胡琴兩部者。王仁裕使荆渚。高從誨出十妓彈胡琴。高曰。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生弦四十條。蘇子瞻詩。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腰鼓。有馬上鼓。有夫底鼓。腰鼓即今懸于項而平腰者。蘇子瞻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讀作強字。去聲。宋蕭思話十歲好擊細腰鼓。舞鼓即盤鼓。今舞人所用者。又以優人倒卧足上所舞。弄名杠鼓。

三棒鼓。今吳越婦女用三棒上下擊鼓。謂之三棒鼓。即唐三杖鼓。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杖鼓。打搥萬不失一。杖音與歌聲句拍附和為節。能夾一刀弄之。

箜篌。樂府解題已詳。箜篌字皆从竹。恐以竹鼓之。如擊筑者然。舊云探手摘之。或曰。兩手齊彈如候暉云。其聲坎坎應節。則當如竹擊也。漢靈帝好立空侯。抱于懷。則本並彈。又徐月華善卧空侯。則疑一手彈也。

布鼓。漢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為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

鼓村。雷震而水出也。有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長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為本州刺史，歿而祀之，封顯震王。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即伏地中，其狀如蟲，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夏于田中，以鋤格雷神之肱，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壯如六畜頭，似獼猴，豈雷神之形如是邪？

銅鼓，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為飾，出于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為馬式。南甯志：馬援銅鼓形如坐墊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如鞞鼓。通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鄰老。或曰：諸葛亮散埋銅鼓以魘蠻獠。

石鼓，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浙中晉有臨平石鼓，張華奏取蜀中桐木作魚形，扣之聲聞數里。今地名桐扣。臨海白鶴山石鼓，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又有玉鼓，見春秋孔演圖。古之土鼓，禮運蕢得而土鼓，或窪土而為之。周官壺涿氏，炮土而為鼓，鄭康成曰：瓦鼓。杜子春則以土鼓為瓦鼓，以革為面，非也。少昊冒革以為鼓，夏后氏加四足。周兵車之鼓有跗，即今架鼓之遺製也。今文廟一柱者

名曰楹鼓。建鼓所謂商人貫之以柱者也。周人懸鼓謂懸而擊之者也。今人家所用曰唐鼓。

圓腹類說呂阿香曼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琵琶皆用撥而令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搯琵琶古琵琶用鷄雛股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又為仲容所作唐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搯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調不出賀懷智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也今止二十八調琵琶四絃後周書武帝所彈五絃一名阮咸故今名阮又形圓如月一名月琴又有六角八角者皆四絃所謂酒徒鮑家四絃者或此又有三絃者直名曰三絃子非古雅樂也

額黃髮撥額上塗黃漢宮粧也梁簡文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徐禕云留心散廣黛輕手拂花黃今此粧不復經見矣撥者挾開也四十年前婦女理髮尚用撥以木為之形如棗核兩頭尖去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髮名曰鬢棗今亦不復用矣競作薄薄安髮如古之蟬翼髮也

帽。帽冒也。與服志。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帽皮。又曰。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蓋之遺制也。所云樓子。即今南方村中小兒所帶五彩帽。金線帽。皆元俗也。所謂帽則全其頂。襖則線其腰者也。

鶴。鶴表。即翡翠裘之類。乃神鳥也。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鶴鷄。南方曰焦明。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鷄或作鷄。段成式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

鴛。鴛今之色被。橫其卧邊。緣幅作異色。曰當頭當聲。即古被池之遺製。又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者。用以扣頸。此古之鴛衾也。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財被成。賜名六合被。

禪。袴禪。褌也。褌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禪。晉阮咸。晒犢鼻禪。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襠交。鞵即今之牛頭子禪。一名犢子袴。脰衣也。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緹襠。蓋有前襠。不得交通。周仁。溺宇。注。尿袴也。為小袴。以藉尿。晉謝尚刺紋袴。又晉書。動不敢出禪。襠。古詩。所云鐵襠。

百索。小兒周歲。項帶五色絲。絲繩名曰百索。東宮舊事。中有六色蜀縷。今小兒亦以

色絲辨髮而後垂之。若取長命縷之義。

絹。縑。絲厚而疏者曰絹。其縑。縑而細密者曰縑。晉令縑一匹當絹六丈。珠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十尺為端。

金。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鎰。二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為萬錢。則萬錢止今之十兩也。董彥述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餘萬斤。後世絕少。由今耗之。遂廣也。

料絲。料絲。燈屏。風出雲南。金齒。術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屑。煮爛為粉。用北方天花菜。點敷成膏。乃縱橫織絲如絹。勻薄。上施繪畫也。

古婚禮。合釐曰用匏。謂之釐。今作卷。用匏有二義。匏苦不可食。用之以飲。喻夫婦當同辛苦也。匏八音之一。笙等用之。喻音韻調和。即琴瑟之好合也。

四神。四靈。四祥。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為龍。虎。鳥。龜。四獸。

之家兵家謂之四神。麒麟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武。我朝謂之四祥。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陸璣曰。麕身牛尾。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

獅子。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似虎正黃。有頰。尾端茸毛。大如斗。鬣雅。狻猊如戲。貓食虎豹。日走五百里。飼獅子者不與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吹氣一口。毛自飛落。雖秋風捲敗葉。不如是迅速。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為絃鼓之。則眾絃皆絕。其尾為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天鹿。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驢騾。花紋黑白交錯。又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曰天鹿。兩角者曰辟邪。漢之天祿閣。因獸得名也。

復道屏。漢書通屏如淳曰。通屏中央色白。通兩頭。今名通天屏。又有復通屏者。尤為至寶。通天屏地黑而花白。復通則通天。白花中復有黑花。故名。此希世之珍。草木子曰。屏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抱朴子云。以為筭導。擲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又敬宗南昌國進夜明屏。狀類通天。光照百里。南州謂之玄屏。側插屏者一半已下。

通正插屏者一半已上通腰鼓屏者中斷不通駭雞屏者難見其光影則驚鳴角一尺以上刻魚形入水闊方三尺故名分水屏。

解語馬大食國出馬能解人語淮南子曰馬聲蟲也而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陽翁偉知蹇馬眇馬之遙罵李南知赤馬白馬之呼子見論衡見抱朴子書。

白澤白居易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軒轅記帝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為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物忌獼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仆虎食楊梅而醉貓食薄荷而醉鴉食桑椹而醉雀食木蠹而醉熊食鹽而死魚食巴豆而浮鴿鴿食豕肉而瘋貓食黃魚而癩狗食木蠶而死此皆物性之違也。

伯勞東去燕西飛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晝語夜息伯勞夏至來冬至去燕春分來秋分去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獨栖燕匹栖雙飛每每相反而不相合故樂府云伯勞東去燕西飛喻離別也。

鎖幅鳥名。鎖幅其羽細密如衣幅。鎖紫其尾。織以為布。紋如紈綺。今名鎖伏。哈烈志名梭服。

吐錦舍利。酉陽雜俎有吐金鳥。文選又有名舍利者。注舍利獸名。性吐金。或鳥獸工種也。今鳥能吐方錦尺錦。其形五色。文曰吐綬鳥。若今雲南四川所畜之鴨。真真可以淘金。鶴雀之名曰負金。鸞鷲之名曰屬玉。可為的對。

籠珠魚。玉人但知有蚌珠蛇珠。而不知蝦珠籠珠。傳曰舜攝天子有鏡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珠。籠珠。狀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出南海。又玉生石中。而魚亦生玉。海魚曰文魷。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

蒲盧。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噬嘔養之以成其子。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若以此。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蓋蜾蠃凡細蟲皆可負去。必醫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又食其蟲俱盡。則可以啟封而出口矣。子雲之言方是其說各異。

蜂蝶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古今注曰。蜂蝶之類無雌。是不然。蜂蝶之陰陽在

尾往往見其交合。蜂之末咬者牝也。末銳者牡也。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東
晉曰：蜂出蜘蛛列子曰：蝶出鳥足。或曰：壞裙化蝶。腐菌化蜂。

蒲竹。吳丹有蒲瀕水叢生。一莖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
謂董澤之蒲是也。崔豹云：水楊即蒲楊。任矢用。本草云：枝莖勁韌。爾雅：東南之美有
會稽之竹箭。

不愁木。忘憂花可對。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覆。黃花
黑實。服之不愁。又草木名。天然作對者。助情花可對無義草。助情乃天寶遺事。金燈
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一名獨搖。又名離母。離母可對空男。

無實竹。有花無實。結實其竹即枯死。恐非鸞鳳所食。見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
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
存。此鸞鳳之所嗜也。字書云：棟木鷓鴣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非
也。風俗通解多食棟。

應時花。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莫英記：日亦然。
月小盡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

藕十二孔。閩益一孔。又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花性陰陽。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坑宵合而向日。麥花也。凌花也。狗佛頭花也。宵坑晝合而向月。親陰親陽性也。

蒼易曰。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蒼。白虎通曰。蒼之言蒼。蒼陽之老也。故曰下有神龜。上有桐。蒼蒼通草之最壽者。六十曰蒼。故字从草从蒼。張茂先曰。以老故知吉凶。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蒼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先風草。首蒼。漢志作目宿。爾雅作菽菹。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先風草。其米可為飯。亦可釀酒。故曰盤中何所有。首蒼長闌干。

龍孫。駒駘生七日而趨其父。笋生旬有六日而齊其母。故駘曰龍駒。笋曰龍孫。言龍者能變化不測也。

交讓木。岷山有木。一年左邊榮。一年右邊榮。名曰交讓木。可對連理樹。

野蠶。萬曆乙酉丙戌年。吾鄉桑樹忽生蟲。將葉食盡。云是吳中傳變而來。有結小繭于枝上者。因考此類有數種。非古所謂野蠶成繭者。曰喙者。桑蠶或成繭。曰蟻者。蠶

桑蟲曰蠋者。桑中蠶也。又有曰螟。蠋曰蜀。一作蠋。皆桑蟲也。八蠶見吳都賦。其名有八。又初生者曰紗公。蠶子曰蠋。二眠曰蠋。晚眠曰蠋。即原蠶。又曰蠋。其蛹曰蠋。一作甥所出者曰蠋。

英濟侯。今稱張相公者。行六十五。故稱張六五相公。起于宋古之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祀趙簡子之臣實鳴犢。宋封英濟侯。又關雲長封義勇武安英濟王。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又袈裟曰忍辱鎧。離塵服。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名曰土古。其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名曰水古。其色紫褐。有朱砂斑。甚或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名曰傳世古。

夏器。趙希鵠云。夏時器物多有細蟲。以金者今訛為商。蓋相最也。引詩金玉其相。楊用修云。當作鑲最。亦非相嵌。

陶器。舜為陶器。迄于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是也。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最為諸窰之冠。至吳越王時。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謂之秘。

色即所謂柴窑也。有云若要看柴窑，雨過青天色。或云柴世宗時始進御也。

汝窑宋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遂汝州造青磁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為冠。今河南汝州色如哥而浮微帶黃。

龍泉窑處州龍泉窑豆青色。建安烏泥窑品最下。蘇州翠窑又下。

識餘卷一終